邹汉勋论“喻当并匣”说

尹喜清,刘衍永①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邹汉勋《五均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音韵学成就。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古声二十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邹氏有一个论断就是“喻当归匣”说。在声纽流变的思想认识下,邹汉勋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并以《诗经》双声、谐声、声训、方言等材料作为佐证得出“喻当归匣”的论断。邹氏《五均论》虽然可能因囿于方音而没有把喻三、喻四区分开来,但其“喻当归匣”说是后来曾运乾“喻三归匣”说的先导。因此,他在上古音声母研究史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　邹汉勋;《五均论》;　二十声纽;　喻当并匣
[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4-0104-04

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一字绩父,又称叔子。湖南新化(今隆回县罗洪乡)人。先世居江西泰和,五代时迁至湖南。邹氏为晚清著名学者,在方志学、舆地学方面有突出贡献,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氏又精通经学、史学、小学,有“古之郑贾,今之江戴”之美誉,其与当时的魏源、何绍基并称“湘中三杰”。

邹氏一生著述颇丰,约 30 余种,共 460 余卷,其中大部分与舆地、方志学相关。然这些著述生前均未刊,后多毁于战火。其音韵学著述凡五种:《说文谐声谱》十六卷、《五韵表》十卷、《五均论》二卷、《二十二字母考》五卷。前两种在编刻遗书时,表谱已残,叙言收在遗书文存内,唯有《五均论》在遗书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五均论》是一部阐述邹氏的古音体系(古声二十纽与古韵十五部)及其立论理由之作,故议论多而例证少。全书分上、下两卷,凡五部分:(1)五音二十五论(论声调);(2)廿声卌论(论声纽);(3)八呼廿论(论等呼);(4)十五类三十论(论韵类);(5)总论摄五论。总共一百二十论。

邹氏《五均论》的音韵学成就,后人有诸多高度评价。黄侃说:“邹汉勋谓等韵一、四等为古音,此为发明古声十九之先导。”[1]161 杨树达说:“娘日归泥之说,发自吾乡邹氏叔绩,而章君证成之。”[2] 罗常培则说:“清代学者对于声纽之发明,钱大昕外尚有邹汉勋氏。……虽并有录无文,散佚已久,然甾、初、床、所之分,禅、定及泥、娘、日之合,晓、许之离为二,喻、匣之并为一,以及字纽有古本音有流变之说,则与后此陈澧、章炳麟、曾运乾、黄侃所考不谋而合,乌可听其淹没不彰耶?”[3] 李新魁、麦耘也说:“此书唯于古声母的结论有其参考价值。而在重视古韵分部、忽略古声母研究的众多清代古音学家中,这样的成就,在钱大昕以后,亦仅邹氏一人耳,故未可以徒存其目而忽。”[4] 王显说:“曾运乾师以及王力先生、赵少咸等也都有脂微分部之说。穷源朔流,邹是先行者。”[5] 可见,《五均论》在古声、韵研究上尤其是古声纽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现。

一　邹氏古声二十纽及“喻当归匣”说

李葆嘉先生说:“邹汉勋在古声纽研究史上大有建树,占有显著的地位。邹汉勋古声二十纽的出现,标志着清代学者上古声纽研究由立论创说期而跃进系统集成期,从而为黄侃古音十九纽奠定了深厚基础。”[6]245

邹汉勋古声二十纽:

第一纽　匣喻(邹氏称“合”)
第二纽　见(邹氏称“工”)
第三纽　溪群
第四纽　影(邹氏称“一”)
第五纽　晓(半)审(邹氏称“句”)
第六纽　定澄神禅(邹氏称“上”)

[收稿日期]　2014-06-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项目“汉语言文字学”资助
[作者简介]　尹喜清(1976-),男,湖南洞口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第七纽　透彻穿
第八纽　来(邹氏称“六”)
第九纽 端知照(邹氏称“尺”)
第十纽　从床
第十一纽　泥娘日
第十二纽　精甾
第十三纽　清初

以上“合、工、一、句、上、六、尺、四、凡、五”为乐工十声的代表字,邹氏在《论乐工所合》中说:“合,于三十六字母匣也,而喻从之。深喉之一声。工,见也。浅喉三声之唱。一,影也,浅喉三声之和。……十字于均之四法皆可苞纳,故万有二千之音无有不函。先以廿声赅之,遇有复重及拍辏,则换而取之十五类,又换而取之五音八呼,则相去忽秒之间耳。故十字既足以纳群音,又可以协律也。”(按:其他十纽邹氏用 O 标示,这样共有古声二十纽。)

从邹氏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邹氏的古声二十纽中,喻母是合并于匣母之中,邹氏另有跟古声纽考订相关的若干章节,可惜其具体内容均佚失。其中,《三十一论喻当并匣》也是论述喻母和匣母关系的,可惜目存文佚,那么邹氏喻母合并于匣母的论断是怎样得出的呢?

二　邹氏“喻当归匣”说探讨

从《五均论》全书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其“喻当归匣”说得出的过程。

首先,邹氏在声纽流变的思想认识下,敢于打破三十六字母的束缚。

邹氏《三十六论字纽犹均类有古本音有流变》是专门阐述古声纽流变的,可惜已经佚失。所幸在其《二十论不可趁字母以媚俗》尚存有相关论述,邹氏说:

自李、吕讫唐之中叶五百余年,自中土至西竺数万里。地相去既远,则竺音必不合于李、吕,时相去不近,则俗音必不协于雅读。二僧(案:舍利、守温)以竺法俗音为字母而至今守之为雅读,此其所有恒不合也。……即今上溯作字母之时近千年,而今之读微者无一不入于疑,而微几为寄位,此字母流变之最彰著者也。……而今则禅床反读以合中古之音。世又呼康为荒,则溪且流为晓;纯为群,则禅且流为群。此千年中其流变有如此。溯而上之,五百年中今无流变于彼。五百年中之流变,字母概举当时之俗音,而一登之于雅,此千年中之流变为门法者,又将登之雅矣。

第十四纽　心所(邹氏称“四”)
第十五纽　並奉(邹氏称“凡”)
第十六纽　滂敷
第十七纽　明微
第十八纽　帮非
第十九纽　邪晓(半)
第二十纽　疑(邹氏称“五”)

邹氏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今字母是流变的,千年之中字母流变最为显著,即使自李登、吕静到唐僧舍利、守温三十六字母的五百年间,字母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三十六字母(邹氏斥之为竺音)“必不合于李、吕”,即不能代表上古声纽。

其次,邹氏在江永的启发下,重新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在分析研究《广韵》声类的基础上,“上以考古音复《声类》”。

邹氏认为既然字母是流变的,三十六字母不足为据,所以要重建古声纽,必须凭借存古之书《广韵》。他说:

吾尝静览夫《广韵》,见其剖别呼等,秩然不紊,用纽之法,或一等一纽,或两等合纽。其于一等二等也,必一等一纽,其于三四两等也,多两等合纽。凡一等一纽者,其字母不馀于廿,两等合纽者,其字母不馀于卌。纵有有音无字者,亦不大减于廿于卌,是则《广韵》每等皆廿声之明证。夫《广韵》存古之书,以此知古之不与声歧也。

邹氏认为“《广韵》每等皆廿声”,这说明邹氏很可能分析了《广韵》的反切上字的等列。邹氏在其《广韵表叙》中说:“余故一依《广韵》之反切以成是表(按:《广韵表》),盖欲阐《广韵》之旨,上以考古音,复声类,而下以断绝等韵之讹舛异说也。”

邹氏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是受到江永的启发,他说:“慎修先生《四声切韵表》为能通彼法而不别添门法,为可读之善本,但不知字母之非,每迁就而为之说,为小失耳。今故就其凡例一一释之,而别以自定之图殿焉。”在其《三十九论 < 四声切韵表 > 凡例定四等字纽图及群母古音》中,邹氏给我们罗列出了《四等字纽图》,如表 1。

《四等字纽图》,每等二十声,凡三十六纽。虽然照、穿、床、审、晓各析为二,但帮非、滂敷、並奉、明微、许邪各合为一,因此总数未变。邹氏另有《复古字纽图》是将上古二十声纽制定的图表。这就是我们以上所列的邹汉勋古声二十纽的来源。从表 1 可以看出,邹氏把喻匣二母合并在一起。

表 1 四等字纽图

	合	工 O 一	句	上 O 六	尺 OO	OO 四	凡 OO	O O 五
一等	匣	见溪影	晓	定透来	端从泥	精清心	並滂明	非许疑
二等	匣	见溪影	晓	澄彻来	知床娘	甾初所	並滂明	非许疑
三等	喻	见溪审	审	禅穿来	照床日	甾初所	並滂明	非许疑
四等	喻	见溪影	群	澄彻来	知从娘	精清心	並滂明	非许疑

应该说邹氏对《广韵》的反切上字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他说:“《广韵》定纽之大小(按:即洪细)剧有分辨,如东冬之公攻必用古字为反语,弓恭必用居字之类是也。”又说:“案”其在四等者谓齐先青三均,此等实均家误隶,今以《广韵》见母反谓上字分粗细,其三四等之见母以居九为切。《广韵》之例可求也。”根据以上可以判断,邹氏既然可以把见母细分为古类和居类,同理,他也肯定会把《广韵》的反切上字最终离析为四十类,又将之归并为二十位,即所谓的古声二十纽。李葆嘉先生还认为“邹氏对《广韵》的反切上、下字都做过系统分析可能用过系联方法。他能将正齿二分,即是明证。”[6]243

遗憾的是,跟江永一样,邹氏虽然也发现“凡喻母必三四等,而四等为多,凡半舌一二三四皆有之。”但是江永已经明确提出“喻母三、四等亦必有别矣也。”“喻母之三、四等字不通用。”可是邹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喻母并没有区分喻三和喻四。

邹氏为何要把喻母归并于匣母而不是匣母归并于喻母呢?我们试从他受江永对字母分等和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启发以及他自身对《广韵》声类和上古声纽对应关系的认识来分析。邹氏受江永启发,并按照自己的分析把三十六字母都安排一定的“位”上,又发现钱大昕所考定的古声重唇、舌头皆在一、四等,由之演变而来的今生皆在二、三等,这很容易使人产生“古本音在一、四等,而今变音在二、三等”的联想,从而推及至齿音与喉、牙音。“邹汉勋《五均论》古声二十纽则与江永所列字母各等之位有关。他认真研读过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并作案语,由之确定《四等字纽图》,又推及周秦古纽。”[6]45黄侃说:“邹汉勋谓等韵一、四等为古音,此为发明古声十九之先导。”[1]161黄侃所谓的古本音虽指古本韵,但不难推测邹氏的古本声也是在一、四等。可是邹氏《四等字纽图》中匣母在一、二等出现,喻母在三、四等出现,这样邹氏为何把匣母归为古本声即喻母归并入匣母还不好理解。

我们认为弄清邹氏所定合(匣)母的由来有助于了解邹氏把喻母归并入匣母的道理。邹氏定喻母并入匣母,跟他对《玉篇》卷末附《五音声论》、《五音反纽图》、《广韵》卷末所附注(即下面引语中的三章)以及乐工十声的认识有关。他在《三论双声即喉舌齿唇之声由四析八,由八析廿》中说:

声者何?即喉声、舌声、齿声、唇声也。《玉篇》卷末附《五音声论》月:“东方喉声,西方舌声,南方齿声,北方唇声。”又沙门神珙《五音反纽图》曰:“欲知商,开口张;欲知角,舌缩却;欲知徵,舌柱齿;欲知羽,撮口聚。”《广韵》卷末:“唇声并饼,舌声灵历,齿声陟珍,喉声纲各。”前人言声,简要有法而不乱者惟此三章。外此则乐工所传,合工等十字,尤有思致。通此四者,声之道得矣。此殆中土许叔重以来流传之真作,非夫口耳皮傅之语也。东方喉声,角也,最在内,故需舌向内缩得之,西竺初法谓之舌根声,即此也。……由喉而析之,则有深喉。深喉、浅喉二名存于韩道昭《五音集韵》而其命字则乱矣。《五言集韵》:浅喉音晓匣影,深喉音喻。……然深喉、浅喉之目,故足珍也。今定合为深喉、工、O 为浅喉。

可见,合的名称来源于乐工十声,合母(按:匣母)属喉声中的深喉,即发音部位最在内的舌根声。邹氏特别指出韩道昭《五音集韵》把深喉和浅喉命字已乱,他认为合(即匣母)为深喉,工(即见母)、O(即溪群母)为浅喉。邹氏认为《五音集韵》所分出的深喉(发音部位最在内,即匣母)是必不可少的,喻母的发音部位不及匣母靠内,自然没有合并匣母的道理,只能归入到匣母中去了。

最后,邹氏根据《诗经》双声、谐声、声训、方言等材料进一步佐证。

邹氏认为,“唐代二僧为三十六字母,杂竺法方音以汩乱之,后之守者支离瞀惑,以生门法,乌得不急急讲求?今姑即三百篇发凡起例。”在《二论双声宜讲求,姑举三百篇为例》中,邹氏以《诗经》中的“玄黄、睍睆、颉颃、邂逅、淆核、永号、回遹、踊跃、诒肆、说怿”为例来说明“古匣喻合”。其中“玄黄、睍睆、颉颃、邂逅、淆核”均属匣母双声,“踊跃、诒肆、说怿”均属喻母四等双声,“永号”属喻三、匣母双声,“回遹”属喻四、匣母双声。可见,邹氏并不区分喻三和喻四。这些例证也似乎证明了邹氏所说的“凡喻母必三四等,而四等为多”的论断。

邹氏也利用谐声、声训等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他在《四十论象色声合廿声》中说:“《说文》地从土也声。《元命苞》曰:‘地,易也。’是则地之为字,声本于也,而读从易。易、也皆喻母,深喉也。……《白虎通》:‘宫,容也,含也。含容四时者。’含,匣,容,喻母,古匣喻同声,则宫亦在深喉也。”在《复古字纽图》中,邹氏又在“地”字下注曰:“地,音易,如今之读下”,“宫”字下注曰:“音含工反”。这是邹氏对“地”、“宫”两字自定的读音。以上“也”、“易”皆喻四,“地”属定母,邹氏不知喻四归定的道理,反而将“地”视为喻母,这是错误的认识。此外,邹氏以“含”、“容”二字来说明匣喻同声的道理也是不正确的,“含”、“容”二字都是来递相注解“宫”字,二字之间只存在同义的关系,不是声训的关系,“含”属匣母,“容”属喻四而非喻三,两者是不可能古同声的。邹氏可能错误地把“含容”看作双声关系(按:“含容”和《诗经》中的双声例“回遹”性质不同,前者是词组,后者是双声连绵词),加上他不悟喻三、喻四之分,因此才出现这种错误。

邹氏可能还参考了方言材料,钱玄同说:“邹叔绩(汉勋)作《五韵论》,始参考方音以求古韵之音读,颇有可采之处。”[7]在求古声纽方面,邹氏也可能同样参考方言材料。邹氏是湖南新化人,新化方言中[8],喻三、喻四除了极少数字如熊□yn^{13},两母不分且均读零声母(按:这也许是邹汉勋喻三、喻四的一个原因),如王o˄^{13}、卫u□^{45}、荣yn^{13}、也ia^{21}、唯u□^{13}、余y^{13}。匣母字的读音比较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在今洪音前读□、x、f、v或零声母,如河(□o^{13}、合xo^{24}、馄f□n^{13}、画va^{45}、滑ua^{24};在今细音前读□、□,如下□ia^{45}、霞□ia^{13}、兮□i^{33}、辖□ia^{24}。其中洪音前读零声母的,我们还可以多举一些新化方言中的例证如下:胡糊u^{13}、话ua^{33}、猾核ua^{24}、镬o^{45}、回u□^{13}、还ua˄^{13}、环ua˄^{45}、黄横o˄^{13}等。以上喻三和匣母同读零声母或同读□(喻三字如熊□yn^{13}和匣母细音前的字如下□ia^{45}、霞□ia^{13}等字)的情况都可以作为上古喻母和匣母同读的方言例证。

以上就是邹氏“喻当并匣”说得出的大致过程。总之,邹氏《五均论》虽然可能因囿于方音而没有把喻三、喻四区分开来,而将中古喻母整个合并于上古匣母,未免显得粗略。但他第一次把喻母并入匣母,这成为后来曾运乾喻三归匣的先导。李葆嘉先生说:“曾运乾《喻母古读考》(1927),证喻三古读当与匣同,其四等当与定同,其说盖导源于邹氏立论,而说更精。”[6]236因此,邹氏在上古音声母研究史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黄侃述,黄 焯.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杨树达. 古声韵讨论集[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2.

[3] 罗常培. 周秦古音研究述略[M]//罗常培纪念文集:第 6 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304-306.

[4] 李新魁,麦 耘. 韵学古籍述要[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528.

[5] 王 显. 清代学者在古韵分部研究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论文集(2).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5.

[6] 李葆嘉. 清代古声纽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 钱玄同. 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M]//钱玄同文字音韵学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48-111.

[8] 罗昕如. 新化方言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On the Judgment that Yu Should Be Merged into Xia by Zou Hanxun

YIN Xi-qing, LIU Yan-y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Wu Yun Lun reflects Zou Hanxun's phonology achievement. In this book, he proposed a system of 20 consonants in ancient chinese. In this system, there is a judgment that Yu should be merged into Xia. Guided by thought of initial evoluti, Zou Hanxun ha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by analysing the first character representing the initial consonant of Fanqie in Guangyun and used allitera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phonetic radical, sound gloss, dialect and other materials as evidence. Although it could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Yusan and Yusi due to his dialect, but his judgment that Yu Should be merged into Xia is the pioneer of theory that Yusan should be merged into Xia proposed by Zeng Yunqian. Therefore, hi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would be indelible in the histor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consonant research.

Key words: Zou Hanxun; Wu Yun Lun; 20 Consonants; Yu Should Be Merged into Xia